

水經注疏要刪

第一冊

所 經 行 蹟

國 無 功

黃志平
謹題

尚 緒 一 已
體 藝 直 功

水經注疏要刪自序

自全趙戴校訂水經注之後羣情翕然謂無遺蘊雖有相襲之爭卻無雌黃之議余尋繹有年頗覺三家皆有得失非唯脈水之功未至卽考古之力亦疏往往以修潔之質而漫施手澣者亦有明明班疣而失之眉睫者乃與門人熊君會貞發憤爲水經注疏稿成八十卷凡酈氏所引之書皆著其出典所敘之水皆詳其遷流簡牒旣繁鐫板匪易而日月已邁恐一旦填溝壑熊君寒士力亦未能傳此書易世之後稿爲何人所得又增一趙戴之爭則余與熊君之志湮

水經注疏要刪自序

一

矣因先刻其圖又卽疏中之最有關係者刺出爲要刪其卷葉悉依長沙王氏刊本以便校勘大抵考古者爲多以實證無可假借也其脈水者爲略以文繁非全疏不明也趙之襲戴在身後一二小節臧獲隱匿何得歸獄主人戴之襲趙在當躬千百宿臧質證昭然不得爲攘奪者曲護謝山七校用力至勤精華已見趙書中間有趙氏所不取者終非淺涉可及朱箋多挂荆棘所以來誠甫之白眼但獨闢蠶叢何必不爲五丁之先導孫校踏駁此事本非當家而名震一代不嫌爲耳食者鍼膏肓其他未有專書而於此

注表異同者亦間爲論斷張蒼據案未免過酷然當
衆家攘臂之間亦似不得談笑以解紛也
光緒乙巳秋八月宜都楊守敬序於菊灣

水經注疏要刪自序

二

楚北楊君惺吾博覽羣籍好深湛之思凡所論述妙
悟若百詩篤實若竹汀博辨若大可尤精輿地之學
嘗謂此事在漢以應仲遠爲陋在唐以杜君卿爲疏
此必有洞見癥結而後敢爲斯言所謂眼高四海空
無人者也所撰歷史輿地圖貫穿乙部隋書地理志
考證算及巧曆而水經注疏神光所照直與酈亭共
語足使謝山却步趙戴變色文起梅村未堪比數蠶
緼歲久煥若神明曠世絕學獨有千古大雅宏達不
城河漢光緒己卯十二月文昌潘存

此文昌潘先生孺初二十年前題語也愛我之深

序

一

不覺推之溢量今先生墓木已拱而吾書方成過
情之譽何堪告人期許之私聊以志知己云爾癸
卯仲冬守敬記

水經注疏凡例

自閻百詩謂郭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七而後郭璞撰水經之說廢自水經注序出不言經作于桑欽而後來附益之說爲不足憑前人定爲三國時人作其說是矣余更得數證焉沔水經東過魏興安陽縣南魏興爲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趙氏疑此條爲後人所續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經之明證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東入白溝而經明云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此又魏人作經之切證又劉璋分巴郡置巴東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經文只稱巴

凡例

一

郡蜀先主置漢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經文不稱漢嘉涪陵他如吳省沙羨縣而經仍稱江夏沙羨吳置始安郡於始安而經仍稱零陵始安蓋以爲敵國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經不下逮晉代之證也

至於注中之文出於酈氏後者如漾水篇中之長松縣是隋開皇十八年所置已爲趙氏拈出今予覆枚夷水篇之宜都縣是陳天嘉三年所置

蘄水篇之齊昌郡明稱後

齊則戴氏所增改

他若梁武新制之郡縣注中所載甚多不第引吳均之語爲不比也此皆後人驛入

古書言水名稱錯出源流參差酈氏以互受通稱說之遂覺渙然冰釋此例實發之禹貢禹貢江漢朝宗於海蓋以二水並大非一水所得專其名故並稱之班孟堅識此例故湖漢水豫章水同流而各言入江西漢水潛水同流而各言入江其他入河入海之水如此者尤多水經淇漳聖巨等水並言入海亦此例皆酈氏所謂互受通稱者也前人引而不發至酈氏始明言之真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詳要刪中亦有班氏未言而酈氏引伸之者班氏謂恒水入滹衛水入滹沱以恒衛釋禹貢以滹滹沱綴職方酈氏

凡例

二

謂恒卽滹衛卽滹沱

今本缺滹沱篇以滹水例之當必有此說

互受通稱

而後知禹貢紀恒衛不言滹滹沱之故近儒謂恒衛雖小曾所致力故載之滹滹沱雖大無所見功故略之吾不知恒代陵谷之間古昔有何泛濫沾淀汙下之地今日方成澤國耶知酈氏每樹一義上下千古矣

顧亭林推朱箋爲有明一部書趙氏則多駁擊良由朱氏著書太多未以全力赴之故不免有得失然徵引秘文自非胸羅九流者不能且不輕改古書在明人實爲罕見只如酈引地理志並載王莽改名其與

今本漢志異者趙氏必一一據改安見今本水經注必誤今本漢志必不誤也

自朱氏校此書後項駟復刻而掩爲己有又多刪削故其撲塵之功多隱黃晟本因之而朱氏原本遂微王氏合校例云全載朱氏而遺漏甚多想其所據爲黃氏本未見朱氏原本也

趙戴亦似未見詳要刪中

全氏之書最爲後出王氏稱慈谿林頤山斥爲僞書余按其書精華已多見趙書中而其改訂字句則與趙十同八九全爲趙書作序則採其說自在意中惟戴所獨見者亦間有同之則或王梓材之所爲然中

凡例

三

有趙所不載者雖未必一一皆當自非沈酣此書者不能謂盡屬子虛亦太過王氏合校本一概不錄殊爲可惜

全戴趙之相襲人人疑之而未有定說余今核之趙氏校訂字句一一臚列原書此非取諸他人無容擬議全趙生前本互相推挹趙書載全說毫無假借其有與近刻全書不同者則有五枚七枚之異全書之從趙訂者則概不著所出未免掠美此或出後人校改未必皆全氏之舊

趙氏之襲戴者甚少然亦間有一二緣趙氏所訂皆

著所出其不著所出者保非戴本當是梁氏伯仲所爲盧抱經之言應不誣也唯經注混淆之故戴氏條例分明確鑿不易趙氏所訂約略言之終不瞭然故段茂堂經韻樓集力以枚正經注之功歸之戴氏又見趙氏校定字句皆有所本亦不能無疑特以問諸梁伯子惜余所得清白士集無蛻稿未知其所答如何或亦有難言之隱竟不答之

至於戴之襲趙則昭然若揭今觀王氏合校本雖百喙不能爲之解者若以趙氏所見之書戴氏皆能讀之冥符合契情理宜然余謂事同道合容有一二豈

凡例

四

有盈千累百如出一口余今所訂凡有趙氏所未檢出者何止數百事皆故書雅記初非僻典何以戴氏亦未能訂之耶且有趙氏未檢原書以臆定而誤者戴氏亦卽貿然從之此又何說

戴氏所訂但言近刻之訛亦未嘗以其所訂者一一稱爲大典本而其進呈序文則謂皆大典本此則欺世之甚觀孔繼涵所爲戴氏遺書序言東原之治水經也始於乾隆乙酉夏越八年壬辰刊於浙東未及四之一而奉 召入京師與脩四庫全書又得永樂大典內之本而以平日所得詳加訂正云云則孔氏

所刊乃是戴氏重訂次序之本卽浙東所刊未全之底本其時戴氏未見大典本何以其所訂一一與官本相同則知戴氏得見趙本以其書未刻略爲改訂冒爲己作而又盡刪趙氏識語以泯其迹厥後得見大典本遂居爲奇貨此其不可問者

若謂大典本是宋刊善本故多與趙訂相同此亦不然此書宋本明代謝耳伯見之孫潛見之 國朝錢遵王藏之乾隆間沈大成亦見之若果有與趙氏所訂同者何以謝耳伯孫潛等所枚之字不過百一而亦未與大典本同尤可證者曹石倉藏書最富所撰

凡例

五

名勝志幾以水經注全部彙入其所訂爲趙氏所不收者尙千數百字而其沿誤與朱本同者亦不少若謂曹氏不見宋本耶何以異同間出且有遺文若謂曹氏見宋本耶何以不能與趙戴同耶乃知大典本與朱本實不甚有異同張石洲之說自不誣戴氏所稱刪正四五千字以爲皆從大典本出然乎否乎

若云大典本尙在謝孫等所見本之前則寰宇記長安志所引水經注諸逸文何以不能皆備是知大典本亦是殘五卷之本不能出崇文總目以前且分三十五卷爲四十卷是何聖從所爲大典本不聞是三

十五卷之舊知其所見亦不能出何聖從之先況鈔本奪誤必多有時戴改反不如朱本者亦職斯故孫伯淵詞章之士於地理學甚疏王氏合枚本錄之則以其名重之故余按其所校多引山海經與畢校本合畢本故出伯淵手此當非僞作而地望多疏不值與趙戴作輿臺乃自稱開卷便知經注錯亂又言以史記索隱等校之不知索隱引此注絕少也顧千里跋謂其用功甚深對客瀾翻不須持本此亦由千里地學不深

見段茂堂經韻樓集

故推之過當王氏雖錄之亦有微辭吾甚惜王氏不爲伯淵藏拙也

凡例

六

當酈氏時滇黔之地淪於爨謝兩漢州郡所在未必一一得實然去古未遠必猶有縮籍可尋觀於橋溫亂流豚鬱異氏婉轉以求合班書必不肯鑿空附會惟葉榆水截溫水而下浪水枝津逆東江而上更始水下入西陽穀水東逕烏傷頗乖地勢必其所據之圖未精遂致斯謬其他固未可憑臆移易也而陳氏未明互受通稱之例又不計其中有變遷流移但據今日之圖與酈氏不甚合別爲水經注西南諸水考以駁之將豚水移而南而酈氏所指兩漢故縣盡行易位曾不思武帝伐南越由夜郎下牂柯必不踰南

北盤江始行登舟也王氏合枚本不錄陳書似有微

意

陳氏所著漢志水道
圖說弊與此書同

酈氏所稱故城以括地志後漢書注元和志寰宇記
諸書證之多有未經移徙者段茂堂遂謂但是舊縣
卽稱故城余以爲不然以北魏地形志照之如易陽
有易陽城館陶有館陶城清淵有清淵城皆漢晉故
縣也而諸書多以北魏之縣仍是故城此由故籍無
徵然不得謂魏收之無據可知酈氏所稱故城初非
率筆亦有實非故城亦稱故城者本爲廢縣而不稱
故城者或由傳寫之差大抵可以鉤稽得之正不必

凡例

七

堅執一說也

酈氏書中左右互錯東西易位亦不一而足此本形
近易訛按圖考之可以十得其九亦有變遷脈水尋
源合否立見汪氏爲圖任意倒置非論證也

酈氏於兩水枝津相通者多交互出之而讀者往往
忽之雖趙戴不免然此之津逮不容差池故要刪中
亦多載之以諗讀者

酈氏固多好奇而亦故以示博凡引故事而各書有
異同者多裁截錯綜貫爲一條若非遍檢其所出但
據一二書釋之鮮不誤者然有竟不得其所出俱戴

要刪中海內博雅有以教我亦吾師也

全氏因汾水注引左傳臺駘實沈一條謂酈氏經學之疏不思酈氏博採賈服並徵京杜且有獨出己見爲四家所不能分別者其精研盲左幾非專家所及至其史學徵引史漢封國之處亦多爲司馬貞所不能知者余嘗謂酈氏此書固地理之專家亦經史之鎖鑰非讐言也

全氏以經頂格注水者低一格其泛引故事者再低一格以清眉目然古人無此體裁趙氏以注釋水者作大字其不關經流者作小字此式始明許相卿之

凡例

八

史漢方駕李元陽之刻十三字注疏然古書實無此例往往有本一書而割裂爲大小字者故吾書一仍其舊至若注中有注古書多有之不妨再作雙行酈氏所引之書多有不見於隋唐志者大抵自元魏以前地理之書搜羅殆盡明人刻本首冊臚列所引書目不及其半何義門不加詳審遂謂不及劉昭之博今別爲目錄一篇冠於書首乃知續志補注非其倫也

全趙戴並一代鴻儒其才其學均非守敬所敢望而守敬此書則駁斥之不遺餘力未免有工訶古人之

咎然諸家考古之功與脈水之力實有所未逮者兩造俱在知我罪我所不計也

綜而論之此書爲酈氏原誤者十之一二爲傳刻之誤者十之四五亦有原不誤爲趙戴改訂反誤者亦十之二三此余所爲不能不斷斷也此鈔初擬凡駁詰諸家者皆錄其原文然本因注疏太繁摘出以存吾書之梗概若備引諸家原文則篇幅亦多因念王氏合枚本今通行卽據以爲次第只錄經注標題並注某卷某葉左右使閱者一檢卽得

水經注在唐代似未通行故顏師古魏王泰太子賢

凡例

九

司馬貞諸人皆不甚重其書杜君卿且妄肆譏彈謂爲僻書徐堅歐陽詢李善李吉甫亦第略引證之惟張守節史記正義大加甄錄至宋樂史宋敏求乃視爲要典又至王伯厚胡身之奉爲準則而所見之本已多訛誤明代若孫潛楊慎謝耳伯朱鬱儀皆嘗致力而未闢荆棘最後曹石倉以古昔州郡割截入明代之府縣非用力之深不及此 國初顧亭林閻百詩胡渭生顧景范雖未臻堂奧已大啟門庭惜劉獻廷水經注疏黃子鴻之水經注圖均未見傳本至全謝山趙誠夫戴東原以全力赴之故爲特出其時有

沈炳巽之集釋訂譌四庫著錄間引見趙氏書中據館臣所訂亦多謬誤近時有沈文起之注疏稿本汪梅村之水經注釋均未刊板吾不得見然吾見沈氏之左傳補注發明無多又見汪氏水經注圖與酈書多不照其改訂錯簡亦任意移置其書卽傳恐亦所見不逮所聞惟周方叔之卮林考古功深爲酈亭諍友董方立之遺稿脈水事密亦善長忠臣所惜周不詮全書董僅有殘稿至若張匡學之釋地絕無心得楊閔之匯校祇同鈔胥所謂自鄙無譏者矣

水經注疏要刪卷一

宜都楊守敬撰

河水

經崑崙墟在西北

右一

言河源者當以漢書西域傳為不刊之典以今日輿圖證之若重規疊矩作水經者不能知葱嶺即崑崙山又見史記大宛傳贊云惡睹所謂崑崙漢書張騫傳贊亦云爾遂以崑崙置於葱嶺之西酈氏似亦知崑崙即葱嶺而不敢質言又博采傳記以敷衍之遂與經文同為悠謬

注崑崙說

右一

要刪卷一

一
河水

崑崙說未詳何人所撰他書亦未引

注上曰增城

右一

趙戴據淮南子改層城按楚詞亦作增城不必改

注禹本紀與此同

左一

當酈氏時禹本紀未必存當是據郭注山海經

注自崑崙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

左一

此酈氏總言之文今本山海經計一千九百里然以今日道里計之亦不止千九百里即此又可知山海經之崑崙亦即指葱嶺

注天子自崑崙山

左一

戴刪崙字按此酈氏隲括穆天子傳文傳中崙崙
屢見無直稱崙山者

經其高萬一千里

右二

此河圖括地象文見王逸離騷注而史記大宛傳
漢書張騫傳贊注並云高二千五百里

注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右二

按廣雅作萬一千一百一十三里一十四步疑今
本淮南子及此注皆有脫誤 釋迦方志引淮南
作高萬一千一百里十四步二尺六寸廣雅亦作
二尺今本淮南作三尺誤也

要刪卷一

二
河水

注五害之屬水最爲大 又命曰川水也

左二

自五害至此管子度地文本書川水下有出地而
不流者命曰淵水十字不當刪又枝水下有山之
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十四字

經河水出其東北陬

右三

全云河水出其東北陬七字斷無分割作二句之
理舊乃妄割注文分配按全說是也

注物理論曰河色黃者眾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

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

左三

自河色黃至一曲一直並楊泉物理論文見御覽

一六十 趙氏截上十六字爲小字而以下二句爲大字可謂武斷戴氏亦不考御覽以爲上十六字雜在爾雅之間不知本物理論引爾雅也

注述征記曰

右四

述征記本言盟津之河而酈氏載於此者爲濁字作證佐耳御覽九百引作伏滔北征記

經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左四

海內西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水經之渤海本於此然山海經所

要刪卷一

三 河水

云渤海即指鹽澤而作水經者兼採西山經文故置於此遂成大錯酈氏乃以敘崑崙之水其實經注不相應也

注而注于馮逸之山

左四

此句當亦山海經逸文

注阿耨達大山 山即崑崙山也

右五

阿耨達即于闐南山今爲岡底斯山然則酈氏未嘗不知于闐南山即崑崙山

注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

右五

今本穆天子傳作而豐口隆之葬亦闕誤戴氏據

西山經郭注改之而不言其所出若以爲大典本者凡戴氏校之是者大抵皆本他書

注在西域之東

右五

東字當作西或作西南

注康泰曰

左五

此注下文稱康泰扶南傳隋志不著錄御覽亦屢引之又御覽三百五十九引康泰吳時外國傳按南史海南諸國傳序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然則吳時外國傳其總書名扶南傳又其書之

要刪卷一

四
河水

一種此言天竺安息月氏當吳時外國傳文也

注兩岸相去咸八十步

左五

佛國記作減八十步卽後文所謂減由旬者左傳昭十四年傳叔魚之罪不爲末減服虔讀減爲咸蓋古字通

注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

左五

張騫由北道甘英由南道故皆不至罽賓然西域傳言自武帝始通罽賓則漢使固常往來也

注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縣度

左五

西域傳云盤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

里行者騎步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按
上文既云長者三十餘里下乃云二十餘里乎仍
以西域傳爲是考魏書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
道下臨不測之淵足知二十里之訛又元奘西域
記烏刺尸國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
迦温彌羅國卽罽賓也

注烏秣之西有縣度之國

右六

趙釋曰後漢書章懷注引西域傳云云按章懷所
引西域傳卽漢書西域烏秣國傳也趙未檢及
注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

右六

要刪卷一

五

河水

漢書西域傳作山居田石間似當以此爲是又傳
無所謂援飲句師古云如援之爲此當是漢書古
注語故酈氏得引之師古襲之而沒其名耳例見
余漢書古注輯存

注有白羊小步馬

右六

戴據漢書改白草按羊馬對舉當是今本漢書之
誤

注迄于南海四五萬里也

左六

戴刪五字按五字不當刪

注以旃木爲薪

左七

朱箋曰旃下脫一檀字中阿含經云諸樹香以赤旃檀爲第一智度論曰一切木香中牛頭旃檀爲第一 此條王本不載王氏稱全錄朱箋其實脫漏甚多以王氏未見朱氏原本但據黃晟等本耳

左八

注端正殊特 趙戴改殊好按佛國記本作殊特

注無不摧伏

左八

戴改摧服按佛國記本作摧伏

注置我樓上

左八

佛國記本作置我樓上四字最明了戴改爲上我

要刪卷一

六 河水

置樓上反費解此必大典本之誤文

注卽以兩手將乳

右九

宣四年楚人謂乳穀釋文穀奴口反漢書敘傳注如淳曰穀音搆牛羊乳汁曰搆朱氏說是

注賊知是母

右九

二父王作是思惟 今二塔猶在 佛國記作賊知是我母此脫我字云二父王者一 是其生父本國王一是其收養國王詳見佛國記 戴改二父王作父母非二塔謂二辟支佛塔也戴 改二作其亦非戴氏未檢佛國記特望文改之

注怖懼心伏

左九

朱箋言舊作怖懼心誠據佛國記改爲怖懼心伏
趙氏乃謂其自相異同未得其旨

注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

右十

當以入池洗浴斷句戴刪下池字非

注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

右十

按出大華嚴經

注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

右十

按出大善權經

注太子與難陀等撲角力射箭入地

右十

按出因果經

要刪卷一

七
河水

注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尙一冷

一煖

右

按御覽七百九引外國事曰昔太子生時有二龍

一吐水一吐火一冷一煖今有二池尙一冷一煖

注王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據右晉言十里也

右

朱箋曰此處字誤當作王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

據者晉言十里也佛國記云城東北數里有王田

太子樹下觀耕處可證頃駟黃晟本刪朱氏按語

直作王田趙戴從之改右作者戴並刪據左一據

句據此似趙戴亦未見朱氏原本

注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

左

增一中雜長四阿舍和須密論并云二十九出家
佛祖統紀定為二十五出家而梵網無相三昧寶
藏等經皆云三十成道

注外不能陵

左

朱箋曰當作外道不能陵其說是也佛國記外道
怖懼心伏是其證王氏未見朱氏原本故遺之

注有石柱圍丈四五

右

圍丈四五文自通戴改作四五圍則二丈餘矣高
三丈餘而圍二丈餘尙稱石柱乎

要刪卷一

八

河水

注佛一一以指畫石

右

史記大宛傳正義引括地志作佛一一以指畫石
戴校是趙說非

注恆水又西逕王舍新城

左

李光廷曰今恆水無西流者此及下西逕迦那城
南疑皆東字之誤佛國記所稱順恆河而東西祇
記遊跡不關水道

注山是青石頭似鷺鳥

右

史記大宛傳正義引括地志作石頭故戴氏據增
一石字

注恆水又東到多摩黎帝國 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黎軒 右

熊會貞曰大秦卽古羅馬爲今意大利恆水不得至之酈氏以法顯之多摩黎帝牽引黎軒已爲蔓衍趙戴改黎帝爲黎軒尤誤 俞浩西域考古錄曰古之多摩黎帝今亦稱底里所屬葛支港口古曰擔袂又云多摩黎帝海口爲今之孟加刺部之古里噶達

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 左

以上海內西經文今本山海經脫郭璞此注

要刪卷一

九 河水

注是謂丹水飲之不死 右

今本地形訓亦作丹水王念孫曰丹水本作白水此後人妄改之也楚辭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注曰淮南言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文選思元賦鰓白水以爲漿李善卽引王注御覽二十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則舊本皆作白水明矣

注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

右

今本山海經無此文戴氏不悟爲今本之脫而刪

之非是

注東海之亥地

左

趙氏據黃省曾本改東作北按十洲記本作北何
用引黃省曾本然博物志引亦作東

注周回繞匝山東南接積石圃

左

戴改作周匝繞山按博物志亦作周回繞匝但山
下無東字又以下三句例之石下當有之字

注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

左

戴改活作闊趙戴並從黃省曾本改至作近按朱
本作活作至皆是

要刪卷一

十
河水

注去咸陽三十六萬里

左

博物志引作三十六萬里釋迦方志同則今本十
洲記三作四誤世本據以改三作四趙戴從之非
也

注其北戶出承淵山

右

今本十洲記出作山戴改山然出字是也

注上有金臺玉闕

左

此上戴本有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八字乃據十洲
記增非大典本也

注亦元氣之所合

左

合十洲記原書作舍是也趙意改爲含非戴氏從之此亦戴襲趙之證

注難言浮圖調康泰之是矣

左

戴改浮爲佛是上增傳字按浮佛聲相近傳字亦不必增

注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

左

神異經相傳張華注此云敘未知其審

注下有廻屋仙人九府治

左

神異經原書作下有廻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此有脱文

要刪卷一

十一

河水

注故其柱銘

左

今本神異經無柱銘蓋脱

注其鳥銘

左

今本神異經無鳥銘亦脱

經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左

戴氏據通典刪河水以下七字按唯南當作北耳杜君卿行文截去之豈得便據刪

注山海經曰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西北入禹所導

積石山

左

此海內西經文所云渤海卽蒲昌海以今大積石
山言之則東南入積石而後西北流耳 通典曰
孟堅又云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
出杜氏不信河有重源是史漢皆不足據矣誰謂
君卿之書爲不刊之典哉 董氏謂渤海當卽指
札凌鄂凌諸海余按山海經之河水入渤海又出
海外蓋謂潛流也則以渤海屬蒲昌無疑非謂札
凌鄂凌諸海也